中国高中生父亲情感表达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肖晓云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小学

DOI:10.12238/mef.v7i6.8320

[摘要] 目的：在中国高中生群体中翻译并修订父亲情感表达问卷,据此考察中国高中生家庭的父亲情感表达水平。方法：使用父亲情感表达问卷对370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父亲情感表达量表包括消极情感主动表达、积极情感主动表达、积极情感被动表达、积极情感爱的表达四个维度。共21道题。问卷各个维度的Cronbach α 系数在0.66–0.82之间。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结论：修订后的父亲情感表达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中国父亲情感表达情况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 父亲情感表达; 高中生;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 G718.2 文献标识码: A

An analysis of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for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Xiaoyun Xiao

Shenzhen Taoyuan Primary School

[Abstract] Objective: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is to be translated and revised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e level of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families is to be investigated. Metho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370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Result: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und that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included four dimensions: active ex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 active expression of positive emotion, passive expression of positive emotion and love, with a total of 21 items. Cronbach coefficients of each dimen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ranged from 0.66–0.82.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is 0.84. Conclusion: The revised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s a suitable tool to measure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Key words] Father's emotion expression; High school students; Reliability; validity

引言

情感表达(Emotion Expression)是个体口头和非口头的与情绪频繁相关的一种弥散性的风格^[1]。情感表达是个人情绪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的情感表达会对孩子的情绪调节以及心理健康的各方面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父母在孩子的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但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大部分父亲都不擅长进行情感表达。我们常说“父爱如山”,但是这座“山”往往会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因此,关注父亲情感表达,了解情感表达的现状非常重要。Halberstadt研究发现处于充满负面情绪的家庭氛围中的孩子,更容易敏感、自卑,并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和想法。而生活在充满积极情感表达家庭氛围中的孩子则更能理解他人的情绪^[2]。Halberstadt将家庭情感表达分为两个维度,积极-消极和支配-从属维度。四种类型:积极支配、积极从属、消极支配和消极从属(如图1)。

图1 家庭情感表达模型图

根据以上四种类型, Halberstadt等人编制了家庭情感表达量表(Family Expressiveness Questionnaire FEQ)。FEQ问卷分为四个维度,每个维度10题,共40题。量表自问世以来被用于

很多研究^[3],包含了青少年、大学生及成人团体,是用来研究情感表达的较好的工具。

1 方法

1.1 被试

从珠海市某中学分别抽取了八个班的学生作为被试,经校方、学生及家长知情同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试。发放问卷共计370份,回收366份,有效问卷329份,有效回收率99%。其中男生188人,女生141人(M=16.04, S=0.71)。

1.2 研究工具

父亲情感表达量表 《父亲情感表达量表》是从《家庭情感表达量表》修订而成。原始《家庭情感表达量表》由Halberstadt编制,邓赐平等^[4,5]对该量表进行中文版修订,该量表主要用来测量在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的情感表达情况。共40题,包括积极、消极、支配、从属四个维度。采用5点评分,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本研究在参考邓赐平等^[4,5]人修订的中文版《家庭情感表达量表》基础上,对其中的语言表述做了一些调整并重新进行了修订,在将量表中的“家人”转换成“父亲”之后,由一位心理学老师、一位心理学研究生及一位心理学本科生一起对照英文量表,对中文量表的题目逐一进行检查,对部分表述或翻译不到位的题目进行修改。接着请10个中学生阅读修改好的量表并请他们指出无法理解的题目,研究者根据中学生的反馈对量表个别题目的表述重新进行修改,形成父亲情感表达初始量表。

1.3 统计方法

采用随机抽取班级并集体施测的方式收集数据。对收集的数据全部数据采用 AMOS 22.0和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对父亲情感表达量表进行修订,并检验其信效度。

2 结果

2.1 项目筛选

(1)19题和25题的缺失值过多(超过50%的人未填写),删除这两道题。(2)消极主动(ND)维度下的11、12、36和消极被动(NS)维度下的10、32、34共6道。在“从不”选项上选择率超过50%。该题目的项目选择过于集中,予以删除。(3)计算每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删除相关不显著或相关系数低于0.30的项目^[6],根据分析结果,删除NS维度下的第8题(0.16)、14题(-0.15)、20题(0.08)和ND维度下的37题(0.14)。(4)项目区分度检验结果表明,所有题目都具有鉴别力,不予删除。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项目分析保留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1, Bartlett球形检验 χ^2 值为3377.01(df=378),显著性为0.000,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主成份因子的三个基本原则对不合适的题目进行删减:(1)删除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共因子上具有接近因子载荷的题目,13题和18题。对保留下来的题目重新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各因子的载荷和模型的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2)删除了公共因子下题目少于4的因子和因子载荷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维度下都很接近的题目,根据结果,删除第15、16、17、22、35题,共5道题,最终保留4个因子。见表1:

表1 删除项目后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n=329)

题号	因子					
	1	2	3	4	5	6
5	.80					
27	.73					
7	.72					
24	.70					
4	.69					
9	.66					
28		.73				
30		.68				
29		.65				
38		.60				
33		.59				
40		.55				
39		.45				
2			.70			
1			.66			
3			.63			
6			.59			
26				.78		
23				.63		
31				.59		
21				.52		
16					.81	
17					.71	
35					.55	
15						-.61
22						.47

在删除不合适的题目之后,父亲情感表达量表可分为4个因素,解释率分别为28.97%,10.75%,5.30%,4.40%,所有项目的负荷均在0.45以上。并且,在删除第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筛选出的不适当题目之后,对保留下来的题目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每个因子下所包含的题目变动不大。因此,本量表的结构模型是比较稳定的。

对问卷每个维度下的题目进行认真解读和分析后对四个因子进行命名。因子1下包含的题目主要涉及原量表中消极主动(ND)的题目,例如:“父亲会对家人的行为表示不满”等,这些题目都是父亲主动发出的动作而且是消极的,因此将因子1命名为消极情感主动表达;因子2下包含的题目主要是与积极主动的情感表达(PD)的内容有关,例如:“父亲会对家人的帮助表示感谢”等,这个维度下的题目父亲表达的情绪都是积极而且主动发出的,因此将因子2命名为积极情感主动表达;因子3中的题目主要涉及原量表中的积极主动(PD)和积极被动(PS)两个维度,例如“父亲会称赞家人某事做得好”等,这些题目的内容属于积极维度的同时也有一种被动接受的成分,父亲是因为某一个家庭成

员或者某一个事件做出回应。因此将此因子命名为积极情感被动表达；因子4中的题目同样涉及原量表中的积极主动(PD)和积极被动(PS)两个维度，例如：“父亲会主动拥抱家人”等，这些题目也是积极情绪的表达，但是这些情绪更多的是属于一种比较深的情感，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因此将因子4命名为积极情感爱的表达。在四个因子中因子1(消极情感主动表达)属于父亲情感表达的消极维度，因子2(积极情感主动表达)、因子3(积极情感被动表达)和因子4(积极情感爱的表达)则属于父亲情感表达的积极维度。

2.3 验证性因素分析

运用Amos22.0检验父亲情感表达量表的结构效度，该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问卷模型拟合指数

χ^2/df	GFI	IFI	TLI	CFI	RMSEA
3.80	0.89	0.89	0.88	0.85	0.08

从表2中可以看出， χ^2/df 小于5，CFI、TLI低于0.85，RMSEA值虽然大于0.80，但低于0.1。结果表明，父亲情感表达问卷拟合度良好。

2.4 因子与总分的相关分析

计算各维度分和总分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维度分之间的相关在0.27-0.79之间，且各维度间的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四个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6, 0.79, 0.78, 0.76 ($p < 0.01$)，均呈高度正相关。如表3所示。

表3 父亲情感表达量表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n=329)

	1	2	3	4
1 消极情感主动表达	1			
2 积极情感主动表达	-.27*	1		
3 积极情感被动表达	-.34*	.52**	1	
4 积极情感爱的表达	-.26**	.58**	.52**	1
总分	-.66**	.79**	.78**	.76**

注：* $p < 0.05$, ** $p < 0.01$

2.5 信度分析

量表最终保留了21道题目，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 > 0.8，表明量表的可靠性较高。因子“消极情感主动表达” α 系数为0.82，因子“积极情感主动表达” α 系数为0.66，因子“积极情感被动表达” α 系数为0.74，因子“积极情感爱的表达” α 系数为0.73。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原问卷的翻译和修订，形成了适用于中国高中生的父亲情感表达问卷。修订后的问卷包含四个因子，21道题。

原量表中的积极支配(PD)、积极从属(PS)、消极支配(ND)、消极从属(NS)维度下的题目大多都被删除了。原因可能是：(1)原始量表将情感表达分为主动和被动两个维度，但是在生活中这两个维度是很难区分的，可能造成误解从而影响结果。(2)在情绪的内容上，情绪有深浅之分，深层的情绪有时很难观察的

到。(3)原始量表将消极主动和消极被动两个维度分开，但是在中国文化下消极主动和消极被动的区分并不明显。(4)消极维度下的多数题目被删除很可能是由于消极维度下的题目在中国文化中不适用或者父亲在家庭中很少做出题目中的行为。

家庭植根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7]，大的文化背景影响着家庭文化和情绪氛围。文化价值观念促进家庭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并且促使家庭各成员的行为符合文化和家庭的价值观。但是，不同的国家、种族和民族背景不同，他们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等各方面也不尽相同，所以在不同文化影响下的父亲的情感表达也会有差异。与西方的以独立个体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不同，中国强调集体的文化。在这样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处于和谐的氛围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更加重视集体的利益，有时甚至会为了集体的和谐而忽视了个人的价值。例如，人们在发怒的时候可能会为了不破坏集体的和谐而压抑自己的怒气。在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下，父亲内化了中国文化中的“集体”“和谐”的观念。他们认为家庭也是一个集体同样要保持和谐的氛围。在家中进行过度的消极情感表达的情感表达可能不利于维持家庭的和谐稳定。同样与西方文化的热情、奔放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含蓄内敛，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感受时一般会采用含蓄的方式或者直接隐藏自己的情绪，导致在选择答案时不客观。特别是在产生负面情绪时，大多数人会选择控制、隐忍而不是表现出来。所以，这些被删除的题目可能并不适合在中国施测。

4 结论

经过施测和修订后的父亲情感表达量表在高中生群体中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应用于高中生人群。量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下父亲情感表达的特点，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父亲情感表达的工具使用。

[参考文献]

[1]王岫华.父母依恋、家庭表露与幼儿依恋三者关系的研究[D].浙江大学,2006.
 [2]项小琴.家庭情绪表露和幼儿焦虑的关系:情绪调节策略理解的作用[D].华中师范大学,2009.
 [3]刘爱芳.家庭表露与幼儿焦虑关系的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8.
 [4]Amy,G, Halberstadt, et al.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Expressiveness, Individuals' Own Emotionality, and Self-Expressiveness on Perceptions of Others' Facial Expressions[J].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010, 35(1): 35-50.
 [5]邓赐平, 桑标, 缪小春. 幼儿的情绪认知发展及其与社会行为发展的关系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2, (01): 6-10.
 [6]董妍, 俞国良.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的编制及应用[J]. 心理学报, 2007, (05): 852-860.
 [7]Barroilhet S, Adrián Cano-Prous, Cervera-Enguix S, et al. A Spanish version of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J].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9, 44(12): 1051-1065.